

蘇格拉底、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是古希臘三大著名的哲學家和思想家，他們的哲學／思想在文藝／美學上也有所體現。

蘇格拉底作為「祖師爺」秉持唯心主義神學論，在文藝觀上體現為「從神學目的論引出美、善合一的功用論」，認為「每一件東西對於它的目的服務得很好，就是善的和美的」，此外，蘇格拉底注重以形式和內容統一的方式來闡釋藝術問題，認為要想形象逼真，就必須「正確把握人物外形而寫出人物内心世界」。

相對於柏拉圖信奉「神的安排」，他的學生柏拉圖則「肯定一個永恆的、絕對的『精神』或『真理』」——柏拉圖將之稱為「理念」或「理式」（不禁讓人想起康德、歌德、席勒和黑格爾），而「一切事物乃『理式』的影子」。

在柏拉圖看來，文藝是對現實的摹仿，而現實是對「理念」的摹仿。對於什麼是詩、文中的真善美，柏拉圖認為「真」即「理念」，而「效能」和「有益」則為美（這裏不難看出他對蘇格拉底的師承），至於善則是由美而來，真善美三者的統一就是真理的體現。柏拉圖視理性高於情感，他的理想國只有頌神的、宣揚人性理性的詩才能進入，而情感濃烈表現傷感的詩則遭拒絕。

到了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，由於在哲學上主張「一般」不可能脫離「個別」而存在，因此亞里斯多德並不認可柏拉圖的「理念」論，而認為藝術創造雖然是「對神的創造的摹仿」，但「藝術摹仿的對象是現實」——這個「現實」並非柏拉圖所謂「理念」的影子，而是「現實世界的事物及其必然規律或內在本質」。相對於柏拉圖推崇理性，亞里斯多德更強調感覺和想像；與柏拉圖認定詩人是神的代言人不同，亞里斯多德更注重詩人在藝術創造活動中的能動性……至於亞里斯多德對「詩和歷史」的著名論斷、對「悲劇」的定義以及「淨化說」的提出，則顯然比他的老師和祖師爺的文藝認知更上層樓。

師徒三代在文論上各有創造均成大家，世所罕見。

## 過眼錄

劉俊

逢周二見報



## 望月圓滿

月有陰晴圓缺，時光荏苒，一年又中秋。

從古人起，這個節日就是東方浪漫的孕育溫床，思念和感懷的詠嘆現場。所有情緒和想像力都累積到最高點，噴薄出一道道劃破夜空的光。也許在每個國家或地區的文化體系中，都飽含對月亮的期待跟寄託，從古巴比倫人的膜拜，到文明拓荒之時對豐收的渴望。但唯獨我們看月亮，能從「神」到「人」，再到異鄉異客，一個可以說話喝酒的「伴」。

有酒、有詩，有雙向奔赴加持，我也到了長大才懂，中秋遠不止是一個節日，它就像歷史流轉、萬物變幻中一個定向的錨、一股恆久的力。不管年代和際遇，總能在精神世界裏找到同頻的方式。對中國人來講，除了春節，中秋恐怕就是最有儀式感的符號了。十五是「望日」，圓月意味着永恆和團圓，年年代代，不是執念，是傳承的記憶和留戀。

古時候的中秋，有瓊樓玉宇，也有千里煙波；或意氣風發，或黯然惆悵，都能寄情於一輪圓月之中。那時候宇宙浩瀚，太多無力和未知，人生始終不得自由。而現在，對命運的悲戚反而變成了意氣風發下的身不由己，曾經人們是滄海一粟隨波逐流，只能歌以詠志；如今我們野心勃勃、策馬揚鞭，以為無所不能，卻依舊會在同一個時間裏，跌落於心中最柔軟的那部分，滿眼的自己，瞬間被家人和故土浸得濕潤。世間再變，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，眼光大了，走得也更遠了，就像一些吃起來索然無味的月餅，說什麼都回不到懵懂兒時，那些瞬間就能滿足的快樂中。

但過去不留，未來也不該煩憂。還是慶幸當下有更多選擇，雖然辛苦，卻也目光炯炯，能全力以赴。果然如詩仙所云，「小時不識月，呼作白玉盤」，哪怕異鄉見月圓，也要好好守護自己的圓滿。

## 食色判答

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如果浪漫可以具象，那月亮想必是最契合的載體。千百年來，在中國人的精神原野中，總有一輪明月高懸其上，牽引着古往不變的文化鄉愁和情感歸依。

「小時不識月，呼作白玉盤。」古往今來，不知多少文人墨客曾在幽雅月光下吟詩作賦，有的婉約含蓄，有的直抒胸臆，有的愁緒如麻，有的意氣風發，借此抒發思古之幽情、獨處之寂寥，祈願天長地久、團圓美好。張九齡的「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時」，情意纏綿而不見感傷，意境雄渾又真摯細膩，堪稱思親念故之佳

句。李白的「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」，以月為友，對酒當歌，在曠達不羈、豪放灑脫中寫出了由獨而不獨、由不獨而獨的複雜情感。蘇軾的「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」構思奇妙，蹊徑獨闢，俯仰古今變遷，感慨宇宙流轉，勾勒出孤高曠遠的境界氛圍，極富浪漫主義色彩。張若虛的《春江花月夜》則運用富有生活氣息的清麗之筆，以江為場景，以月為主體，描繪出寥廓幽遠、絳絕迷離的良辰美景，贏得「孤篇橫絕，竟為大家」之美譽。

世間有山水無數，而月亮卻是唯

一。跨越了空間和時間的月光，始終生生不息地滋養着多愁善感的心靈。當我們抬頭望月時，這些觸人心弦的詩句便會自然流淌而出，它們與吃月餅、品桂花、逛花燈等鄉風民俗一道流傳下來，成為根植於每個國人心中厚重的文化基因。

從賞月詠月，到探月登月，國人始終書寫着關於月球的浪漫故事。如今，「嫦娥」奔月、「北斗」指路、「天宮」覽勝……寄託在神話傳說裏、深埋在恢弘想像中的對天空的嚮往、對未知的渴求，都已逐漸轉化成為對燦爛星河和浩瀚宇宙的現實探

索，成為「中國式浪漫」的新詮釋與精彩演繹。

明月如鏡，映照古今。又是一年中秋到，家人閒坐，燈火可親，歲月靜好，別是一番溫馨愜意。當團聚超越一人一事的悲歡離合，當古老的文化記憶化作現實的身份認同，我們便能在思念與團圓的交織中，更加深刻地理解家的意義。



逢周二見報

## 中秋香江「尋龍」

廣州龍哥，不僅名中帶龍，生肖也屬龍。每逢龍年中秋，他都希望有儀式感。上個龍年，二〇一二年中秋，他選擇北上遼寧瀋陽賞月，此地曾是清朝盛京，被稱為「龍興之地」。今個龍年，中秋前夕，阿龍訂了九龍的酒店，買了以西九龍為終點的高鐵票，還上網搜尋前往大坑、浣紗街的路線圖，因為每年農曆八月十四至十六日，這裏是「火龍」必經之路。龍年香江觀舞火龍，在阿龍眼中更能感受「龍騰之勢」。

有一百四十多年歷史的大坑舞火

龍，是香港重要的文化歷史，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舞火龍在中秋迎月、賞月和追月三天，即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舉行，三百多名健兒舞動全長約六十七米、點滿萬支長壽線香的火龍，在重達約四十八公斤的「龍頭」引領下，穿梭大坑街巷，火龍祈福，熠熠生輝。

除了親臨大坑感受百年經典的火龍魅力，阿龍此行也追尋港九各處的中秋「龍跡」。今年有約百位小朋友合力參與舞動長約二十米、由約一萬顆LED燈點亮的「小火龍」，為傳統

的節慶火龍增添新的形象和能量。另有條LED「小火龍」與「喜魚、迎月」綵燈會數以百計的中式燈籠一起，照亮灣仔利東街的夜空。

離阿龍下榻酒店不遠，甲辰中秋綵燈會在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，巨型綵燈裝置《月上龍宮》，成為維港邊遊客最新的打卡熱點。位於尖沙咀鐘樓前的燈火通明「龍宮」，以龍為設計概念，結合多媒體藝術與傳統花燈製作工藝，形象地展示實現載人登月的願景。今年香港還首辦中秋節無人機表演，仰望星空，無人機組成

的動態畫面變幻閃現，玉兔呈祥，飛龍在天。

阿龍還約了朋友去水鄉大澳走走，除了吹着海風品嘗海鮮，還可一睹大澳年度花燈節，由當地居民手繪的八百多個紙燈籠，加上巨型月亮裝置，入夜化成燈海，別有一番風情。

## 童眼觀世

梁戴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

## 雪糕月餅

好像以為自己已向母親提出了棘手問題。其實這時我心裏只想：到底雪糕月餅算不算月餅？

多年前，我也曾有類似問題：白蓮蓉月餅並不是白色，為何仍可稱為白蓮蓉？後來我知道白蓮蓉相對於傳統的蓮蓉月餅較淺色，味道較為清淡，故此就以新名字示人。也許這就是一種市場策略，為了讓顧客產生新鮮感，故此改變名稱，以至增強包裝設計。漸漸下來，一盒月餅已不單是傳統節日的食物，而是親友互相饋贈的禮物。有些人購買月餅甚至不在乎

味道，而在於其雅緻包裝。

誠然，若要在二十一世紀新時代保留傳統，增強點子是無可厚非的。這令我想起以往十多年香港的粵劇亦不斷革新，從前的表演主要由中樂的鑼鼓和弦索構成粵劇音樂，後來發展至交響樂化的伴奏模式。表演場地的樂池坐滿手持不同樂器的樂手，令粵劇音樂的層次加倍提升。然而，這時候便有傳統戲迷質疑：這還算是粵劇嗎？在我看來，只要仍然保持「梆子」和「二黃」兩大傳統，那麼即使伴奏音樂有所不同，仍然可算是粵劇

門類。

言歸正傳，說回中秋。「浮蓮蓉月餅，最好就是低糖。」太太最終都會問我相同問題，每年我都是給予同樣答案。我支持革新，亦熱愛傳統，但是冰皮、雪糕月餅都非我最愛。

## 文藝中年

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

## 從龍崗逛到福田

兒子短暫回港，其間有一個周日，我們便決定從沒走過的香園圍口岸過去深圳逛逛。兒子提前做了攻略，出關後即乘的士前往位於龍崗區的大運天地。從蓮塘至目的地半個多小時，中年司機是江西人，他說九年來到深圳，最遺憾是沒能在深圳買房，不過在家鄉蓋了五層高樓，話語間還是透着自豪的。

大運天地七月底才開業，那日去得早，店舖都未開門，坐下喝了杯咖啡後先開始逛園。大運

天地將場館、公園及商店融為一體，附近有香港中文大學分校，整體環境優美，劉德華演唱會正在大運中心體育館進行，夜晚一定非常熱鬧。

不到十二時走進一家火鍋店，選了三款湯底，食材有毛肚、羊羔肉、靚牛肉、鮮鴨血等。餐桌旁屏幕告知：「下單二十分鐘內未上桌菜品，直接贈送。」餐桌抽屜內物品多樣化，包括眼鏡紙、頭繩、圍裙等。全部侍應二十來歲，經理也年輕，

個個笑臉暖語。吃得滿意，三人消費逾四百元。

飯後叫的士直奔福田區的領展中心採購，該中心也是名聲在外，尤其是其中的俄羅斯集市，巧克力、魚子醬、名酒等都是受歡迎商品。

## 紅塵記事

慕秋

逢周二見報



## 假日安排法

港漂打工，每個周末是為數不多可以放下工作，放鬆心情的時候，居港多年，身邊的港漂們也衍生出了安排周末的不同「流派」。

最常見的自然是「留港」派別，在香港的周末，好玩的去處自然不少，有的在港時間不長的港漂會選擇去香港的各個角落「CITYWALK」，吃吃在地的美食，也找尋一下留港生活的樂趣。有的港漂會在港「組局」，用香港年輕人的方式打開這個周末，例如相約在中環碼頭開個「船趴」；在麥理浩徑上組隊挑戰行山險徑，結束後在深井嘆一口靚燒鵝；又或者將自身價值與社會價值充分融合，積極參加各種類型豐富多彩的義工活動，向老人送上窩心關懷，向孩子們獻出愛心溫暖。當然除了外出，也可以留在屋苑裏，簡單地做個GYM，游個泳，也不失為一個夠「HEA」的周末。

當然，疫情結束已然近兩載，

許多港漂選擇跨境度過周末。不少朋友周五下班就搭乘東鐵線前往深圳，先去車公廟「十畝地」來一杯「HAPPY HOUR」，再「殺」到各種水療做按摩，釋放一下一周的壓力，還有精力的或許還會去蹦迪，與深圳的數百萬同齡人一道度過一個不眠的周末。跨境不只是去深圳，拖家帶口的港漂們，不少會選擇每周開車跨過港珠澳大橋，帶孩子去廣州長隆水上樂園開心同樂。

根據政府最新公布的數據，近兩年來港的各類人才已逾十萬，港漂們已經成為了這座城市工作奮鬥的重要組成部分。便利便捷的大灣區也讓跨境周末甚至是跨境生活成為了常態。

根據政府最新公布的數據，近兩年來港的各類人才已逾十萬，港漂們已經成為了這座城市工作奮鬥的重要組成部分。便利便捷的大灣區也讓跨境周末甚至是跨境生活成為了常態。

## 漂遊記

杜若

逢周二見報

## 男士服飾講型格

男士衣飾，一樣應擁有屬於自己的風格與品味，早前於家中離世的「法國第一美男」阿倫狄龍，這位法國傳奇電影明星，不單止擁有俊朗的面孔，他的時尚氣息，早在上世紀六〇至七〇年代，從《手足情仇》到《氣蓋山河》，在衣飾上的獨特魅力與時尚造型，都令人留下深刻印象。他穿起經典西裝或乾濕禮服與帽子的造型，出色演技加上冷峻的面孔，演反派角色而仍然得到影迷的喜愛，相信只有阿倫狄龍能做到。他亦是法國經典香水品牌DIOR男士香水的其中一位代言人，顯示其在法國時尚界的影響力。

氣質是個人性格的反映，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表現，藝人從事演藝工作，因為需要扮演不同性格的角色，會有更多的發揮機會。不過個人始終會保持原有的風格，包括穿衣的習慣，只會隨着年齡的增長而有所改變。日本藝能界的木村拓哉，年輕時穿起西裝特別有型，非

常瀟灑，可能因為身形偏瘦；另一位藝人反町隆史，性格豪邁，穿運動型的服裝更為適合。最時尚的衣飾，可留待年輕一輩的藝員，像平野紫耀，是新生代的年輕偶像，也是LV服裝的代言人。

男士們服飾上表現的形態，與女士們的美感未必一樣，但總括來說，審美標準其實差不多，不過也不能一概而論，同樣一件運動衣，男士穿上可能會比較硬朗，女士就可能會顯得活潑一點。

專業的運動員，不論男女，不一定只是穿運動裝才好看，看看足球圈的「男神」碧咸，穿起西裝一樣風度翩翩，運動員也不要局限自己的穿着風格，適當時機不妨多嘗試不同的衣服類型，在形象上給自己一點創新的機會。

## 衣尚蕙蕙

蕙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

責任編輯：常思源